

传统剧目汇编

上海市傳統剧目編輯委員會編

通俗話劇

第四集

王 如 意
馮 小 青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传统剧目汇编

通俗話劇

〔第四集〕

上海市傳統劇目編輯委員會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傳統劇目匯編
通俗話劇
第四集

上海市傳統劇目編輯委員會編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統一書号：10078·0488

开本：787×1092¹/₃₂ 印張：3 1/4 字數：95,000

1959年2月第1版

195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50 定价(十一)0.36元

內 部 发 行

編輯說明

1. 匯編的目的，在於保存戲曲藝術遺產，並為戲曲工作者提供整理、改編劇目的材料。
2. “匯編”所刊行的劇目，多數是各個劇種初期的演出劇目。
3. “匯編”所刊行的劇目，都是口述記錄本或手抄藏本；在付印前，進行了一次校勘，對原本中的錯、漏之處，加以改正；除對個別嚴重猥褻的語句，略加刪除外，其他保持原宗面貌。
4. “匯編”所刊行的劇目，因其內容的好壞程度不一，精華與糟粕並存，所以一律採取內部發行。如要上演，必須加以整理和提高。
5. “匯編”按照劇種分集，每集按篇幅長短，編入一個或幾個劇目。

玉 如 意

王无瑟原著 胡恨生口述

——人物表——

柳 堤	朱夫人	柳如意	小菊(婢)	奶 嬷	柳 贵
柏厚仁	柏太太	柏秀峯	柏 福	楊丽娟	煜 红
茶 房	卖茶妇	狗 儿	混江王	朱 权	梅乐山

挂身先生 男女游客甲乙丙丁四人(四对亦可)

第 一 幕

时间：辛亥革命后一年的一个春末。

布景：客厅，陈设华丽。

人物：柳軍門、朱夫人、柳如意、小菊、乳媪、朱权。

地点：南京城中。

幕启：朱夫人坐藤椅中，显得精神萎靡，又在发病，小菊与之搥背，乳媪在旁沏茶。

朱：唉！年纪未老，偏偏身体如此的坏，昨儿晚上不过多吃了一筷子面，在昨儿半夜里肚子里就一直不舒服起来。

菊：去把吕大夫请来跟太太候候脉吧。

朱：請大夫，吃药，一年到头老是，
鬧不完，我要再喝苦水下去，
不就把我的胃口越弄越坏了
么？

柳：(上場拿鮮花混在花瓶里)母
亲，母亲，我在园中，特地給您
，摘上两朵花，我知道您最欢喜
的是这种顏色的花呀。您請看
看，(折花献着)鮮艳不鮮艳？

朱：女儿呀，你怎么摘了这許多？
好倒好的，不过讓您父亲看見
了，他会心痛啊，又会罰你了。

柳：只要母亲您欢喜就成，反正父
亲他知道您欢喜了，也沒有什
么的。

朱：女儿，今天不是已經到月底了
么，四月初八就在眼前，我因

前年病了，許过愿心，只要毛病好了，一定亲身到普陀还愿，再想不到这几天身体偏又坏起来了，到期不去，不是教菩萨要生气，就会降罚下来，那如何得了呢？

柳：母亲，这个并不要紧，倘使您身体欠安，不能亲自前往的话，就让我来代您走一趟好了。

朱：女儿，普陀道儿实在太远咧，不比往上海那末简便，往那里去，还得换乘轮船等等周折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恐怕是不兴的，待为娘的再来与你父亲商量一个办法，再来决定吧。

柳：母亲这并不打紧，女儿不是自幼儿跟您们闖过几个省分，且也行过数万里路程，那儿还恐怕这些路呢。

軍：（回家上場）唔！太太你身体好一点了没？

柳：爸爸您回来了。

菊：（倒茶后就下去）老爷用茶。

朱：老爷呀，妾身没见好，此刻觉得比昨儿晚上更不舒服咧，老是有东西隔阻着，（指胸口）这个部分显得非常气闷。

軍：依我之见，太太还是請吕大夫来診治診治吧！

朱：不要，不要，我近来怕吃药，反正让我静养几天，可能只要天气一暖和，也许就能痊愈的。妾身此刻担忧的大佛生日，我不能到普陀还愿去了。

軍：今年不能，再待来年，身体好了再去就是了。

朱：老爷，这是不成的，菩萨面前許了愿心，不能褻期的，否则菩萨是会生气降灾的。但是妾身的身体偏偏作怪，如若不去，菩萨生了气可不是玩的，因此很为担忧。

柳：父亲，女儿已向母亲说过，万一到那时期母亲不能前去，女儿愿意代母亲去，父亲您不会不答应的吧。

軍：噯！噯！噯！这个末……

柳：父亲，女儿自幼追随您们，东西南北闖过好几个省分，也走过数万里路程，毫不惊奇，何况普陀离此只有这一点儿路程，这有什么可担心呢！我想，父亲您也不致会过于担忧，不让我去的，我相信您一定会得答应女儿的。

軍：我說即使你要去原本也没有什么不可以，但离初八的日子，还有七八天，那时你母亲的身体可能会好的，现在不用

多慮，再隔兩天，（對太太看着）反正到那時看情況，再作決定吧。（小菊帶朱叔上，兩個腳夫搬了很多行李和禮物）

菊：回老爺太太，內侄少爺來了。

（叔搶前一步）

叔：侄兒跟姑丈姑母請安！（跪着叩四個叩頭）

朱叔：好好好，起來吧。

叔：（見柳，賊忒嘻嘻地）表妹，表妹，（也爬在地下叩頭）愚兄也向您叩頭咧。

柳：啊喲！表兄你何必如此呢！（見此丑相，心甚惡之，但碍朱面忍不发作）

朱：好孩子，快起來吧，這邊坐。
（他並不聽話，只挨着柳身邊坐下）

軍：叔兒，姑母叫你坐那邊去。你父親好呀？

菊：（倒茶）表少爺，請用茶。（下）

叔：啊！不是問老头子他么？唔，他頂好呀，吃也能吃，拉也能拉，老虽老還能吃三担草咧。（忽想到帶來禮物）這点小意思孝敬你們的，（將禮物雙手捧向軍門朱夫人面前）請您兩老收下。

柳：（聽到這里，扑哧地欲笑而又忍住）母親，我去給你寫彌花

經去。（起身欲走）

朱：女兒，不忙抄經，在這里陪伴表兄談談。

柳：女兒不會說話，這儿有着你們兩老呢。初八日子已近，還有很多經卷沒抄写好，深恐趕不及呀。

叔：表妹，你若是來不及，待愚兄幫你忙好吧。（站起身欲近柳）

柳：多謝你。不敢當的，你請坐吧。（急急往里）

朱：侄兒，寫經不能兩人寫，必須一個人寫到頭的。

軍：侄兒，你們娘兒倆多談一會吧。我今天下棋工夫大了，也感覺得有些兒頭暈，暫時欲打個瞌睡，回頭來與你談吧。（遂進去）

叔：姑丈您歡喜下棋玩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也歡喜的，待您睡醒了，我們爺兒倆就來開開手，打脫一仗吧。

朱：侄兒呀，你父親身體本來就比你姑丈他強，他這個老头兒的精神不興咧，尤其是在這兩年里，衰弱得多了，並且時常發氣喘病呢。

叔：請問姑母，表妹今年多大了？

朱：你表妹她呀！今年才十八歲。

叔：十八歲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想必

她还没有婆婆家么？

朱：好孩子，你听我讲，你的表妹，因为她长得模样儿好，在我们南京城来说，还没有一个比上她的，真可算是一只鼎呢！

权：可不是，在六七年前，您欲将她许配给我，那时我还记得，我还坚决地不要，因为她拖了黄漫鼻涕，在那时候你们把她送给我还不要咧，真没想到，如今出脱到这样，美丽赛如天仙下凡，嫦娥转世一般，怎不教人不把她来爱呢！

朱：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近来人家来做媒的，都川流不息地来讨年庚八字呢。

权：啊呀！姑母您可千万不能答应人家呀！表妹您一定得留给侄儿我呀。

朱：好孩子，我不答应人家，就是为留着等你来呢。

权：好姑母，亲姑母，您简直比我的亲娘还要亲，您要是把表妹许给了他人，那正是叫侄儿我就没得命哩！

乳：太太，内侄少爷预备住在我們这里么？

朱：对的，你同小菊两人，就把他的行李搬上东卧房内，安排好咧。

权：姑母，我今年已是廿二岁了，我父亲虽是命我来留学念书，最主要的也是为着表妹的婚姻呢。

朱：不错，去年秋天你父亲曾来信提起这桩事，我是同意的。

权：誰不同意呢？

朱：你姑丈他倒不是不同意。

权：那末为什么没有就答应呢？

朱：姑丈的意思，一则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；二则你们离我们这儿太远了些儿；三则你表妹年纪还小，她性情又是拗执，深恐将来会不得你父亲的欢喜，故而犹豫不决地搁下来了。

权：啊呀！姑母呀，您刚才所说的这几点，都是不成问题的。一，表妹独养女儿，想我也是独生儿单传一脉，我们俩正是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，再好不过的一双配偶啊；二，您说姑丈他嫌道路远，我们结了婚不回老家去，就住在这儿；三，说到表妹性情不好，那是不要紧的，只要我能逆来顺受，随时随地我事事迁就，只须让着她，也就不成问题了。请您赶快地向姑丈要求，最好能早一些儿给侄儿成婚吧。

朱：权儿，这事不能性急的，况且我看表妹她跟你也还不熟悉，最好你同她先亲近起来，这样不是显得更好么？

权：方才我听到表妹她代您写什么经咧？

朱：喔！不错，她在替我抄写很多经卷，大悲咒、高王经、金剛经，还有心经、血河经、寿生经，现在只剩弥陀经还没完卷，预定今年大佛生日，我要到普陀还愿的。但是现在我的胃病，忽然又发起来，恐怕不能走，方才你来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商量这件事，你表妹她倒是肯代我一行，就是姑丈他自己又不肯替我去走一趟，偏偏又这样那样的不放心。

权：姑母，姑母，这事您请两操心，反正侄儿我已来到这儿，表妹她既然肯代您去，姑丈他要是没放心，让我来保驾就是了。好呀！我小时候总听你们在講着：南海撈香，南海撈香，現在有这样机会，再好不过的了，一来陪伴表妹代替你去还愿，好讓你們两老放心；二来也正好償了我南海撈香的心愿咧，請姑母快作決定吧。

朱：小菊，小菊，你来呢！（小菊幕

內应声）

菊：来了，来了，太太有什么事吩咐？

朱：小菊，你快去叫小姐，把經卷停止抄写，叫她快快来到这里，就說我与她有事商量。（小菊下）

菊：回太太，小姐說：一卷上沒几个字，写完就来。

朱：知道了，你同奶媽替表少爷收拾的房間停当了么？

菊：太太，房間是安排得差不多了。

朱：那末你去預备点心吧。（菊下柳上）

柳：母亲您此刻身子好一些了么？（对权很冷淡）表哥，（权見柳来直立起身）您叫小菊叫女儿有什么事情？

朱：好女儿，你坐下，待媽我說給你听，刚才你不是要替媽上普陀去么，这很好，也是你的一片孝心。但目今交通虽說便当，到底你还是个女孩子家，別說你父亲他不放心，就是做媽的我也是放心不下。就算是讓你独个儿去吧，虽有奶媽，她也无济于事。刚才与你父亲商量了半天，也沒有一个善策，如今（对权一望）你表哥来

得太湊巧了，我已經把這事儿對他說了，就叫他與你作伴，他也乐意保護著你，這麼一來，倒教做媽心里很高興的。

叔：表妹，表妹，我當了你的保護人，那是萬無一失的。

柳：母親，表哥今來不是為著求學么，女兒要讓他陪伴，豈不是阻礙了他的學業，這事似乎不大妥當吧。

朱：女兒，這是沒有關係的，好在你們兩人俱是為了媽媽我，即使讓他舅舅知道，也能諒解的。況且，普陀去一趟，至多不過半月來往，日子也捱捱不了多少的。

叔：表妹，表妹，我只要是為了你，我什麼事都可以不管的，我能對你做到“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”。

柳：表哥，我不是刘备，你也不能混比諸葛亮呀。

叔：喔喔喔，表妹嫌我比得不好，那讓我來換一下，我不算象一個諸葛亮，就算做個臭皮匠吧。

柳：你這一個臭皮匠，還是不完整呀，僅得三分之一罷咧。

叔：一也好，二也好，反正表妹你去普陀，我總管是你的保護人。

柳：表哥，你越說越沒有禮了。

朱：女兒，他倒是個熱心人，聽得我為還愿的事兒煩心，如今有他來伴著你去，到底使我可以安心了。

菊：回太太，點心端正齊了，擺在那里用呢？

朱：我不能吃，你們兩個隨我到飯厅去。（朱由小菊扶著先走。柳讓叔，叔偏讓柳，現出怪相，柳只得先走）

（閉幕）

第二幕

時間：初夏。

布景：山林，搭著賣茶的茅棚。

人物：賣茶婦、狗兒、混江王、柳如意、乳媽、朱叔。

地點：普陀山中。

幕啟：賣茶婦自嘆命苦，養子無靠，正拿起一條破棉袄欲縫補。

婦：唉！真命苦，活了這麼大歲數兒，還得受罪，真不知到什麼年月才能夠把罪受完咧！（一邊收拾一邊咕嚕著）時候不早，狗兒，狗兒，你還不起來啊！（狗兒倦眼蒙眬地雙手揉著眼皮拖著鞋蹣跚地由棚後走出）

狗：他媽的，昨兒運道真壞透了，就差那一點，輸得我真可以

的，媽呀！今天您再給我一塊錢，讓我前去翻本去吧。

婦：我那儿再有錢給你，昨天不是把我所有的八毛錢，也都給你拿去了嗎？

狗：那不成，錢沒有的話，您把那東西給我押去。

婦：什麼東西全被你搜羅完了。

狗：真的沒有了，（指她手中補的棉袄）這是什麼呀？

婦：這是件破棉袄，我不在這兒縫補么？還要留着過冬咧。

狗：成呀，就是這個吧。給我，（上前一把搶着）松手呀！

婦：啊唷！你要死了么，這可不成。（揪住不給）我怎么也不讓你拿去的。

混：狗兒，狗兒，（叫着上來）唷！你們娘兒兩個，爭鬧什麼？

婦：王爺，你瞧這個沒良心的畜生，他連我只剩這件破棉袄都不讓留着，硬要搶走。

混：好兄弟，你撒手，拿了也不值幾文錢，我借給你，不要同你媽鬧了，（摸一元錢扔給狗）拿一塊錢去吧。

狗：（接錢）謝着您咧！（回頭對娘）翻得本，便宜你，要輸了的話，還得問你拿。

混：走，走，走，咱們哥兒倆就走

吧。（二人下）

（柳、叔等人上）（狗兒向混使個眼色，暗示柳長得漂亮，混點頭會意下）

婦：少爺，小姐們，要泡茶呀？這兒坐着息息。

叔：好的，好的，泡兩壺吧。啊唷！我真吃不消，兩條腿再也提不起了，再要我走，我只能爬着的了，表妹，我佩服您，您真能走呀。

乳：小姐呀！我也不興了，您瞧我（擦汗喘着）衣服都汗潮了。（指叔）您看他也跟不上，別說老太婆我了。

柳：這不過走了一個山頭，亦沒走多少路，你們都已不興了，那我还欲上（向另一山頭指着）那個山頭去玩咧，你們看那邊山景多么美麗呀！

叔：呸！表妹您怎麼喜歡玩這種荒山野地呢！我就感不到興趣，再要我伴您爬山去可不成了，那簡直要我命了。我想最好能再找幾個搭子，又叉麻雀，打打撲克，那才有趣咧。

柳：蠢貨！真不懂得風雅，你們不去，我一个人去。（竟不顧他們二人而去）

叔：你獨個兒去不行的，慢慢兒走

呀！那怎么办呢？（互相对视，表示没法阻柳）

叔：那末妹妹你就回来，我们就在前寺等着你，一起来吃饭呀！（大声地叫着）

乳：表少爷，刚才走得很累，很热，现在这儿风又大，肚子也感到饿，身上也感到凉。

叔：奶妈你说得真对，我也是这个样子，这儿风顶大，也没吃的，我同你还是回到寺院去，那里好找吃呢。这茶，几个钱？来拿去！

妇：呸！少爷，只要一毛钱一杯，一共三毛。

叔：我们两人只喝两杯，给你二毛。

妇：呸！少爷，还有一杯，那位小姐的呢。

叔：唔！小姐，她教你泡的么？那我不管。

妇：少爷，你们不是一塊儿来的么？怎么说不管呢，我们小本經紀，吃亏不起的，这茶叶泡了不能再卖给旁人了。

乳：表少爷，瞧她样儿怪可憐的，好吧，就多赏赐他一角钱吧。

叔：真够讨厌的。（掏钱一甩）奶妈，我们走吧！

（闭幕）

第三幕

布景：山景。有瀑布，树木。

人物：同第二幕，（除掉卖茶妇）柏秀峯。

地点：普陀山。

幕启：空场。柳渐渐走至台中，四面顾盼。

柳：嘿！（吐着一口浊气）这里风景如此佳丽，他们两个俗物不懂得来欣赏领受，真是太辜负了这座山峯咧！

混：（上）嘿！好一位漂亮的姑娘呀！（挨近柳）怎么，你一个人么？

柳：（躲避不及，不理睬）

混：喔唷！好大的架子呀！怎么睬都不睬我呢？

柳：哼！瞎了你的狗眼，你把我当作什么人看待！

混：喂！说我和你吗？就想做个朋友，你看好不好呀？（伸手向柳作握手状）

柳：唉！你这个人混账透了，怎么？你你像不得无礼！（退避）

混：谁说我不礼呀！（向柳张开两手作拥抱状）对你很客气，你既然说我不礼，那末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来，来，咱们亲热亲热吧。

柳：该死的东西！你再……我就

……(打混一个嘴巴)

混：(挨了一下，就更进一步向柳进攻)嘿！你倒真不客气么？

(逼柳)

柳：啊呀！(这时柏见状，突然冲出，前进一步，一手假意的装摸手枪样子，大声叫喊着)

(柏上)

柏：狂徒，休得无礼，待我来收拾你！

混：(大吃一惊，见柏吓得抱头鼠竄而逃)

柏：这位女士受惊了。

柳：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，今天若是没有先生来此相救我，必然遭受那强盗的毒手。

柏：(回忆似的)见了您面，非常面善，好似在那里见过的。

柳：(亦作回忆)我也觉到似曾相识，好象那几见过您的，但一时想不起来。

柏：呀！我想起来了，您莫非就是白下柳如意柳女士么？

柳：不敢，不敢，柳如意正是贱名，但不知先生如何会知道的呢？

柏：在下姓柏名秀峯，記得在去年的秋天，女士您不是會到过江西省的匡廬的么？

柳：是呀，去年的秋天，因家慈抱病，所以曾随同家严陪她老人

家到江西廬山疗养，因之我得着机会，每天抽空出来玩，那时先生是否在那里，但何以又能知道贱名的呢？

柏：呀！您问我怎么会知道您的芳名么？女士您大概自己是忘记了，您不是曾在那棵虬松上边刊留过您的名字么？您那时不是穿着红的衣服么？

柳：先生您真是好记性呀！我也想到了您那时好象不是这样地装束吧。

柏：女士，对，对，对，您说得真对，我那时并不如此装束的，我是穿的猎装。

柳：是呀！我记起来了，您不是还带着猎枪，背了一只口袋咧。

柏：請問您今天怎么会一人在此呢？

柳：先生，您不知道，我自幼追随家严出仕在黔、滇、川、陕等地，那边尽多山川邱壑之胜，所以游山玩水成了我的爱好，凡见了山灵水秀，就流连忘返，今日之辱，亦所谓咎由自取。幸亏得遇先生，否则危险万分，不堪设想咧！

柏：听了女士所述，鄙人亦有同好，凡是国内所有的名山大川，我已涉猎了大半，因知普

陀有名，故而特来游玩。但不知女士可有同伴之人，此处荒曠，待我护送女士回去。

柳：蒙先生如此热情相助，真使人感激万分。（权与乳媪寻找上，一路叫喊）

权：表妹，表妹，你在那里？（权见乳媪）

柏：柳相谈，妬恨已极，对柏很不恭敬）

极：呖哨，呖哨，好极了，你倒在这儿想吃天鹅肉咧，嘿！还不与我滚开一些。

柳：表哥，怎么的？你不能这样冒失，你不能得罪他，你还得多多谢他呢！

权：表妹，您在这里呀！我们两人

寻找得你够苦的了，这种坏人，不要睬他，我们快回去吧！

柳：奶妈；（回头怒目视权）你们怎么如此对着柏先生，我差一点儿遭强盗迫害，还亏得这位柏先生相救，你们两人不来道谢，反而出言不逊地把人家得罪，真正该死万分。（咬牙蹬足）

柏：柳女士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又道是不知不罪，好，好，好，现在他们既然来寻找您，那也不必

生气，就请回去吧！

柳：柏先生，今天承您逐暴解围，不胜感激，不知如何报答，他们冒渎之处，还请您看在薄面，我们再见吧。

柏：柳女士，请不必介意，好，好，好，再会，再会。

权：表妹，快回去，快回去吧！（权乳媪）

怒视柏）谁跟你来再会，（吐沫沫）哇！倒霉！

（闭幕）

第四幕

时间：游普陀回程。

布景：旅馆。双套房。

人物：旅馆侍者、柳如意、朱权、乳媪、柏秀峯。

地点：宁波江北岸。

幕启：侍者领柳等看定房间后，柳即便出去购物，权欲相随，柳不允。

侍：小姐，这间怎么样？床铺三张。（推门指内）

柳：（向里面一望，颌首称可）

权：这间房间多少钱呢？

侍：先生，便宜，便宜。（指着壁上牌子）

权：（向前一看）唷！什么要十五元！太贵啦。（柳对权横白眼）

侍：先生，不貴呀，這房間大，還有折扣可打呢！

柳：好吧！就是這間，（對叔）反正不要你出錢，不用你多話。

叔：是，是，是，只要表妹您喜歡，就得了，我不說，我不說。（侍者忙沏茶打臉水）

乳：小姐您該歇歇咧，今天够累的了。（見柳扭了皮包要走）您上那兒呀？

柳：我去买东西去，就靠這近邊左右一段走走。

叔：表妹待我陪您吧。

柳：不用陪，我一個人去。

乳：小姐，還是讓表少爺陪着的好，不然的話，……

柳：我說不要就不要，為什麼你們總和我嘮嘮呢？

叔：表妹呀！並不是我們嘮嘮，您現在又一個人走着，深恐又得……

柳：又得……又得怎樣？你說呀！（豎眉橫眼，叔只有傻笑）

叔：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好，好，好，您請吧！（柳下）這小姐的脾氣，可真大呀！（叔與奶媽進內房。侍者帶柏上，在場邊開房間）

侍：先生，您一位么？

柏：唔！我就只一個人。

侍：這是個大房間，要十多塊錢一天咧！

柏：我喜歡的，就這一間吧！

侍：先生，我們雖是為自己賺錢，但亦要替客人打算，因為您一個人犯不上化冤枉錢，那邊有小的單人房間，只須一塊二毛。

柏：確得出門來玩，總是要多化幾個，沒有關係，多謝你替我打算。

侍：先生，您是明亮人，我們的話，不能不告訴您，不然要說我們對客人敲棒咧！先生，您說對不對？

柏：你這個人真好。

侍：先生，做我們這行當，就得到和氣誠實，您在這里住了，就能曉得。

柏：對呀！和氣才能生財咧。（侍者沏上茶即下。柏正傾聽隔壁說話，侍上）

侍：先生您請付帳吧！

柏：可以，（從身上掏皮夾付錢）那我付你卅塊，够不够？

侍：行，行，行，先生您要有事，尽管叫我。（侍接錢下，柏又墊凳向隔壁張望，侍復上，柏急下，如是二、三次）

叔：奶媽，你們小姐長得太美貌，實在教人愛煞，但不過她的脾

气也太大了些，我見過的女子也不少，都沒似她這樣難弄的，真使我束手無策。

乳：是呀！我們的小姐，好似一朵玫瑰花儿，又紅又美，就可惜長的刺兒太多，真教您呀難以下手。

权：好奶媽，求你做做好事，幫幫我的忙，代我向她說說好話，我一生一世感激不忘啊！

乳：表少爺，您說我不幫忙真罪過咧，那您簡直不懂好歹了，請您仔細地想一想吧，來普陀進香還愿，老身要不回來，您還能來得成功么？

权：來是來過了，你也看得一清二楚，我對她這樣的奉承遷就，要是當初能對待我母亲也能這樣順從的話，我可成為一個孝子咧，在那廿四孝中，倒又能加一孝，成為廿五孝了。奶媽，奶媽，請您可憐可憐我，給我幫幫忙呀。

乳：表少爺，方法倒有，只是缺德，喪陰陽，我今生既是一個寡婦，又沒兒子，倘使我再造這個孽，那老天不知要怎么罰我這個苦老太婆呢！

权：奶媽，這個法子，你一定得給我說，你怎能說缺德喪陰陽

呢！你要是與我想得好法子，又道是君子有成人之美，我能同表妹成了一對，那你的功勞就大着咧，真正可算得陰功積德，菩薩一定會降輻給你的；再說你沒有兒子，那不成問題，哪！（雙膝向乳媽跪下）朱权我就算作你的兒子，只要我同表妹成得好事，至于你將來的養老送終，一切都由我朱权承擔。你是我的好婆婆，快快地救救我呀！

乳：表少爺，你起來，讓我再想想，我总觉得不妥當。

权：親婆婆，你不用再想了，（在身上掏出一疊鈔票）這伍百塊錢，請你收下，待美事兒成功，我一定还得厚厚地酬謝您啊！

乳：啊呀！我无功怎好受祿呢？（假意不收）

权：呀！親婆婆，這是你兒子的錢，有什么使不得，你只管收起來好了。

乳：那末我就老实咧！（將錢接過袋好）

权：我的親婆婆，趕快請你把法子告訴我呀！（怕在這邊聽到這里更注意了）

乳：既如此，事不宜遲，趁小姐不在，你趕快到藥舖里去買些

(咬耳)回来,我自有安排的。

(权喜出望外的遂下去)

乳: 茶房,茶房。

侍: 老媽媽,你要什么?

乳: 你們这里可有酒菜?

侍: 酒菜有备的,我去拿菜单来给你看吧。

乳: 不用拿去,你报来我点。(酒要分两把壺)(柏亦同时要酒菜)

(报菜名可随地区相适,权买迷药回,向乳嫗扮鬼脸,驅侍出)

侍: 老奶奶(搬上酒菜)你要的都齐了。(退出)

乳: 好吧……你全都給我摆着,没你的事,你去吧。(回头向权)

裴少爷,买来了么?

权: 亲嬷嬷(在身上掏出药包出来)就是这个么?(递与乳嫗,讓嫗傾倒在壺中,把壺搖晃一下,置于左面,另一把置于右边)

柳: (携了很多东西上,权等相帮接下。柏聞知柳归途急,大声呼喊茶房,侍两边来回)

权: 裴妹您大概肚飢了吧,我們已預备酒飯,(特將左面酒壺指給柳)这是您飲的,(把右边的壺执了)这是我与乳娘俩飲的。(这时柏提高了嗓子大叫喊給柳得知)

柏: 茶房,那酒內有毒,是不能吃

的,吃了会出毛病呀!(柳聞声

起初惊讶,继語而領会柏对己

关心,特借說失落手帕,命权

与奶娘寻找,随即將两把酒壺

对換之,柏不知,見柳举杯飲

酒,急得更甚)茶房,茶房,不

能飲,飲不得,飲了会中毒呀!

飲了会出毛病的呀!

侍: 先生,您飲酒也好,不飲酒也好,請您不要大声高叫地惊動人家。

权: 茶房,茶房,那里死了人么?为什么吵鬧?討厌极了!

侍: 是,是,是,待我招呼去。(柳本能飲,举杯自酌,权及乳嫗以为得計,亦暢飲,反而灌醉如泥。柏向堂縫傾听半晌,忽聞到軒声大作,遂放胆叩壁)

柏: 女士,女士,您沒有醉么?

柳: 您是柏先生么?

柏: 正是,我問您,怎么沒有被蒙醉呢?

柳: 蒙不倒我呀!(一笑)他們兩人自己倒蒙醉倒了。

柏: 真太奇怪咧!我不明白了,喂!能不能請你过来一趟么!

柳: 可以,那末我就来。

柏: 好,待我来開門。(柳过来,柏讓柳进来忘关门)柳女士,我真弄不懂,你怎么沒有醉,他